

河北梆子彙編

第四集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編輯例言

一、在党的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的戏曲工作方針鼓舞下，河北梆子老艺人、演員已發掘出傳統剧目 360 余出；为了不使这些剧目散失，我們特編輯“河北梆子彙編”，分集出版，以供給戏曲团体、作家、研究者和其他有关文化部門作为改編和研究的資料。

二、在傳統剧目中，有些是人民性、艺术性都很强，有些是精华与糟粕并存，有些是没有什么積極意义也没有什么毒害，也有些主要是宣揚反动思想或低級淫穢的坏戏；由于我們彙編的目的在于提供資料，所以除坏戏不准备收入本彙編外，其他內容杂有糟粕或存在某些問題的剧目，也仍照其原来面目收編，不加刪改、整理，以求存真；剧团如拟采用某些剧目上演，希作必要的整理或改編工作。

三、本彙編中所收的剧目，因原本以訛傳訛、抄傳失真之处頗多，編印前大都根据几种不同底本进行了校勘，訂正錯誤、补充脫落、修正不通順的字句；剧中过分低級淫穢的科白，亦酌情刪节，并附說明；对于費解的詞句，也加以必要的注釋。

四、力求存真、严肃慎重是我們对待这一工作的基本态度；但由于思想水平和占有資料所限，在編审、校勘工作中，定会存在許多缺点，恳切地希望得到各地戏曲界和广大讀者的指正和协助，使本彙編做到完善、丰富。

天津市河北梆子彙編編輯委员会

1957年10月3日

目 录

46	贈綈袍.....	1
40	捉放曹.....	23
49	战磐河.....	51
42	葭萌关.....	65
4	鳳鳴关.....	79
42	鎖五龙.....	91
5	牧虎关.....	107
7	李陵碑.....	133
46	全家福.....	147

贈 綈 袍

刘洪山 口述

內 容 提 要

“贈綈袍”，又名“須賈吃草”，又名“詭門吃草”；故事取材于“东周列国志”，细节略有不同。

战国时，魏王命上大夫須賈和聘齐国，須賈才力不足，幸賴舍人范雎隨行相助，和聘才得成功。回国后，須賈不但磨賢冒功，还在丞相魏齐面前进讒，魏齐听信，竟將范雎打死，尸首丢在茅坑。范雎被人救活，改名張祿，逃到秦国避禍。

范雎抵秦，受到秦王重用，罢黜宰相穰侯，拜范雎为丞相，国势日强。各国紛紛遣使和聘，須賈也奉魏王旨意来秦，屢次謁見張祿，都遭拒絕。

范雎改裝乞丐，求見須賈。須賈見范雎未死，又惊又愧，为了使其可以再为自己所用，置酒敷衍，并贈以綈袍。范雎假意周旋，引他同到相府，自己先入，留須賈在府外等候。須賈久候不至，詢問中軍，才知范雎就是張祿，大惊失色。及聞召喚，跪行而入，范雎历数須賈之罪，并令其吞食馬草，以示懲罰，然后将須賈赶出秦国。

第一場

〔須賈上。〕

須 賈 (念) 列國不和起干戈，
各為其主保山河。

(詩) 列國紛紛齊征戰，
國大國小不一般。
秦邦新用張祿相，

赫赫威名天下傳。① (隨役暗上)

下官，魏國使臣上大夫須賈。只因秦邦新用張祿丞相，命各路諸侯前去朝見，若是哪國不到，就要帶領人馬，討伐他邦。我主心中畏懼，賜我萬兩黃金，命我相邦和國。王命在身，焉敢抗本。人來。

隨 役 有。

須 賈 鞍馬伺候。

(唱小安板)

列國不和刀兵亂，(披斗篷)

晝夜殺砍不得安。

秦邦新出張祿相，

命各国諸侯去朝見。
我主聞听心胆惧，
相邦和国走一番。
人来催馬函关上，
將金和国早回还。（同下）

第 二 場

〔四兵、四校尉引范雎上。〕

范 雎 （唱二板）

当年打死在茅坑，
誰想死而又复生。
有本相坐大堂自己想定，
等須賈进府来好报冤情。

〔郑安平上。〕

郑安平 （唱二板）

列国紛爭秦为首，
南征北战立大功。（鎖住）

中 軍 （內白）嗯嘿！（上）

（念）魏国使臣到，

回禀丞相知。

禀丞相，魏国使臣上大夫須賈求見丞相。

范 雎 傳出不見。

中 軍 啊！（下）

郑安平 仁兄，須賈乃是仇人到了，就該喚进府来，切去人头，
以报当年杀兄之仇。为何傳出不見？

范 睢 賢弟，兄若那样行事，豈不与他成了一样的人了。

郑安平 依仁兄之見，

范 睢 依我之見，打扮乞丐去到館驛，看他待兄如何，然后再作道理。

郑安平 仁兄寬洪量大，果是宰相之才。

范 睢 賢弟呀。

(唱二板)

說什麼寬洪量大，(換乞丐衣)

打扮乞丐去見他。

看他待兄真和假，

然後定計把他拿。

郑安平 送仁兄。

范 睢 免。(下)

郑安平 (唱)怪不得仁兄作宰相，

寬洪量大不平常。

(郑安平下。四兵、四校尉同下。)

第 三 場

須 賈 (內白)加鞭哪。(隨役引須賈上)

(唱二板)

須賈打馬奔函關，

各國諸侯紛紛言。

秦邦新用張祿相，

他的威名天下傳。

到此月余他不見，

倒叫須賈心不安。②（鎖住。下馬，入館驛）

魏國使臣，上大夫須賈。嘿，你叫怎說。來在秦邦，
個月有余，誰想那張祿丞相他，他怎的竟不容我相
見呢！但說是范先生啊，范門客，事到如今，你怎
么不來上这么一回呢！哎呀呀呀……此事也未可料
也。事到如今，你哪知道我这心中就大大的想起你
來了！嘿嘿嘿……（打呵欠，睡着）

〔范雎上。〕

范 雎 （念）怀揣七星斗，
內藏錦綉才。

小哥，請來見禮。

〔隨役向另一邊看。〕

范 雎 我在这廂。

隨 役 還禮還禮。施禮為何？

范 雎 这是須大老爷的館驛嗎？

隨 役 正是須大老爷的館驛。

范 雎 往里去傳，須大老爷的故友要見。

〔隨役向兩邊看。〕

范 雎 你看什么呢？

隨 役 我看我老爷的故友。

范 雎 不才我就是你老爷的故友。

隨 役 嚙！我家老爷的故友，不是騎馬，便是坐轎，你这討
飯吃的乞丐，竟敢称我老爷的故友！大胆，可惡，放
肆！这还了得！这还了得么！

范 雎 塵世以上，貧富不等，我当真是你老爷的故友要見。

随 役 怎說你当真是我老爷的故友？待我与你傳稟。下站！后退！你看你这付穷样子！（进内，对須賈）稟老爷，外边来了一个討飯吃的乞丐，他言說是老爷的故友要見。

須 賈 嚟！啊！老爷是魏邦人，来在秦邦和国，难道說就不如人乎！一个討飯吃的乞丐，竟敢称老爷的故友要見，你就敢前来傳稟，真乃大胆！可惡！放肆！这还了得！

随 役 是是是是是。（出門）嚟！我老爷是魏邦人，来在秦邦和国，难道說就不如人乎？你这討飯吃的乞丐，竟敢称我老爷的故友要見，真乃大胆！放肆！可惡！这还了得么！

范 睢 小哥，哈哈……塵世以上，人有一貧一富，瓦有一仰一合，貧富不等。你老爷是魏邦人，我也是魏邦人，不忘故友，我們是生死相交。

随 役 嚟！你也是魏邦人，我老爷也是魏邦人，不忘故友，还是生死相交。待我与你傳稟。下站！后退！（进内，对須賈）稟老爷，那一乞丐言道，他也是魏邦人，老爷也是魏邦人，不忘故友，还是生死相交。

須 賈 嚟！怎說他也是魏邦人，老爷我也是魏邦人，与我还是生死相交么！起过。但說是魏邦人哪魏邦人，来在秦邦，什么生意买卖作不了，怎么你竟討起飯来了？哎呀呀呀……我想他久住秦邦，必然曉得那張祿丞相是怎樣的为人，啥个的秉性，对我学說一遍，我豈不可以早些朝見，回在父母之邦？也是有的！

人来，說我有請。

随 役 有請。

須 賈 故友在哪里？

范 睢 須老爷在哪里？

須 賈 故友在……呀！打鬼！打鬼！打鬼！打鬼呀！

（唱尖板）

大睜兩眼活見鬼！（切住）

打鬼！打鬼！

范 睢 明明是人，怎說是鬼？

須 賈 怎說你不是一鬼么？

范 睢 我不是一鬼。

須 賈 你是这个——范先生。

范 睢 須老爷。

須 賈 罢了，我那个范——哪！打鬼！打鬼！打鬼！

（唱）明明来了活冤魂。（切住）

打鬼！打鬼！打鬼！

范 睢 你看我站着有影，行走有風，明明是人，怎說是鬼？

須 賈 嘔！你明明是人，不是一鬼么？你是这个——范先生。

范 睢 須老爷。

須 賈 范門客。罢了，我那个范——哪！既然是范先生到了，我叫你三声，你应我三声，就是范先生到了。还要一声高一声，就是范先生到了。

范 睢 須老爷請叫。

須 賈 范先生！

范 睢 須老爺！

須 賈 范門客！

范 睢 須大人！

須 賈 罢了，我那个范——哪！事到如今，你从哪道而来？
你从哪道而来？来来来……呀！人来。看酒伺候。

随 役 酒到。

須 賈 滿上。嘿，怎的这样慢騰騰的！真乃大胆！可惡！

随 役 是是是。

須 賈 范先生吃上几杯，赶赶腹內的寒气。請！干！再滿
上！再滿上！为何这样慢騰騰的！真乃大胆！可惡！
这还了得！哈哈……干！哈哈……再滿上！

范 睢 酒已够了。

須 賈 先生，你的量大呀！

范 睢 我的量小。

須 賈 打杯。

范 睢 告便。

（唱小安板）

打扮乞丐到館驛，
須賈待我还不差。
將身坐在館驛下，
須老爺近前听根芽。
自从当年別尊駕，
盼大人盼的我眼睛花。

須 賈 （唱二板）

每日里我也把先生念，

好一似水中月一般。

想当年須賈見識淺，

看起来还是我不堪。（留板）

范 睢 （唱）須老爺莫要提前言，

須 賈 着哇！莫要提前言。提起前言，我須賈这臉上無光了。

范 睢 須老爺。

（唱二板）

提前言咱兩家仇如山。

須老爺在此我告便，

回过头来恨蒼天。

蒼天爷降下鵝毛片，

身上無衣怎遮寒。（鎖住）

好冷的天哪！（作战抖狀）呵……

須 賈 范先生这是怎么了呵？

范 睢 你看我身上無衣，肚內無食，天降鵝毛大雪，豈不將我冻死了。

須 賈 这有何难哉！人来。

随 役 有。

須 賈 取老爺的綈袍来！爽快一些！

随 役 是是是是。綈袍到。

須 賈 范先生，穿上这件綈袍，遮遮身上的寒冷。

范 睢 須老爺的綈袍，我如何穿得？

須 賈 自古道，乘肥馬，衣輕裘，与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何况这領綈袍乎！

范 睢 怎說我穿的了？

須 賈 穿的了。

范 睢 待我穿在身上。

須 賈 (帮范睢穿衣) 穿上这領綈袍，不大不小，將將可体。

范 睢 多謝了。

(唱小安板)

这身綈袍趁我意，

減去了面無光，可算無疑。

須老爷不在魏邦地，

来在秦邦为怎的？(鎖住)

須老爷，不在魏邦，来在秦邦为何？

須 賈 这——(向随役使眼色)

(随役下。)

范 睢 須老爷請講。

須 賈 只因秦邦，新出張祿丞相，令旗插在函关，命各国諸侯前來朝見，若是哪国不到，帶領人馬，定伐他邦。我想范先生你久住秦邦，必然曉得那張祿丞相是怎樣的为人，啥个的秉性，对我學說一遍，豈不可以早些朝見，回在父母之邦。范先生你看如何呢？

范 睢 听你之言，要見那張祿丞相么？

須 賈 正想見那張祿丞相。

范 睢 不才我就能見那張祿丞相。

須 賈 但不知你是怎樣的見法呢？

范 睢 那張祿丞相見我有舌辯之才，故而与我二人生死相交。

須 賈 范先生既然落在乞丐之中，还有这大的臉面乎？但不知几时去見？

范 睢 要見，目下就見。

須 賈 人来，順轎伺候。

范 睢 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誰人不知我是討飯吃的乞丐，坐轎前去，豈不玷辱了須老爺。

須 賈 依范先生之見。

范 睢 依我之見，手拉手兒徒步去到相府，再作道理。

須 賈 就依范先生。請。

〔二人出館驛，圓場。〕

范 睢 （唱三板）

打扮乞丐到館驛，

須賈待我还不差。

此去到在相府下，

設法定計教訓他。

〔中軍、四校尉上，跪地迎接，又下。〕

須 賈 范先生啊，秦邦人改了性情吧？

范 睢 怎見得秦邦人改了性情？

須 賈 人人來說，个个來講，秦邦人不曉得礼仪，自驕自大，你我今天誤打誤撞前來，范先生你來看哪，一个个躬身施禮，按賓主之禮相待，豈不是改了性情？

范 睢 須老爺是魏邦人，來在秦邦是客，他們按賓主之禮相待，乃是理當如此。

須 賈 这个嗎——呃，还是秦邦人改了性情，还是秦邦人改了性情！

范 睢 須老爺莫要如此，待我進得府去，稟知那張祿丞相，來迎接須老爺你吧。

須 賈 范先生，進得府去，稟知那張祿丞相，他是容我相見，或是不容我相見，早早與我個回信。須知我這心中是實實的怕見他的駒！

范 睢 不必叮嚀。請。正是：

(念) 只說秦邦穰侯亂，

怎知我一人掌兵權。③(下)

須 賈 且住。觀見一個討飯吃的乞丐，竟大模大樣，進了堂堂的相府，嗚呼呀，我想相府門禁森嚴，難道說就無人攔擋他不成么？哦呵，是了！想是他與那張祿丞相交好，因此才無人攔擋于他。我須賈若不入閣拜相，還則罷了，若是叫我須賈入閣拜相，那討飯吃的乞丐呀，我是不容他相見的啊！

中 軍 (內白) 令箭下！(上)

各國使臣听真，丞相有令，趙國使臣進見來，進見來！(下)

[趙國使臣上。

使 臣 趙國使臣告進。(下)

使 臣 (內白) 與丞相叩頭。

范 睢 (內白) 進的何寶？

使 臣 (內白) 今年無有，過年再進。

范 睢 (內白) 言語不周，綁去殺！

[二兵綁趙國使臣急過場下。

中 軍 (內白) 開刀！

〔二兵持人头上，与須嘗照面。二兵下。中軍上。〕

中 軍 呔！各国使臣听真，赵国使臣进得府去，不知錯講什么言語，立时砍头挂在轅門。各国使臣，要小心了哇，小心了！（下）

須 賈 （唱尖板）

喝令一声就要斬；

切了人头挂高竿。（切住）

好大的权势啊，好大的权势！一个赵国使臣，进得府去，不知錯講什么言語，立时砍头挂在轅門。叫道范先生啊，范門客。是你进得府去，稟知那張祿丞相，他是容我相見，或是不容我相見，早早与我个回信，你哪知道我这心中啊，是实实的不願意見他的了！

〔中軍上。〕

中 軍 哎嘿——啊？你这一官兒，出又不出，进又不进，难道說你自来送死不成么！

須 賈 我也是求見那張祿丞相的。

中 軍 你就無有那傳信的官兒么？

須 賈 倒也有来。

中 軍 可是哪家呢？

須 賈 就是我那門客范雎。

中 軍 这里并無有姓范之人。

須 賈 哎耶！一个討飯吃的乞丐，大模大样的走进了相府，老总管你是亲眼得見，怎說無有个姓范之人？

中 軍 瞎了你的狗眼！那就是我家張祿丞相！

須 賈 罢了，我的命啊！哎呀，老总管哪！进得府去，稟知

那張祿丞相，我是魏邦使臣上大夫須賈，求見丞相的
金面。老总管，你与我傳哪，你与我傳！

中 軍 叫哪个与你傳稟？

須 賈 劳动老总管吧！

中 軍 好一冒失的官兒，进府来呀，进府来！（下）

須 賈 （唱尖板）

打扮乞丐到館驛，

須賈还在懵懂里。（切住）

吓死我也，吓死我也！想当年入齐和聘，到在齐邦，
多亏了范先生巧言花語，这才得安然和聘回去。是
我回在父母之邦，在我家丞相面前，搬弄唇舌，一頓
乱棍，將他打死。尸首丟在茅坑，又帶領合衙人役，
用尿澆洒，叫他作鬼也是不得干淨。等我回得府去，
拙荆言道，范睢一死还則罢了，他若是不死，把你那
身体洗得干干淨淨的，到得后来，莫要違悞了范睢那
一刀哇！真乃是有見識的夫人！当年不听我妻之言，
事到如今，后悔迟晚。叫道万岁呀，臣主！当年入齐
和聘，那乃是范睢的一点功劳，你莫把为臣当作什么
能言利嘴之人，事到如今，你可錯用了人了，錯用了
人了！

（唱尖板）

听说范睢拜了相，

倒叫須賈心胆寒。

有心不把相府进，

將令不住往下傳。